

「紫罗兰永恒花园 外传 —永远与自动笔记人偶—」  
观影纪念短篇小说（4）

# 伊莎贝拉·约克与花之雨

*Isabella York and the Rain of Flowers*

作者：晓 佳奈  
翻译：ssnake

.subbers project presents

神啊。  
。像这样，  
咱知晓了  
「」  
。

「伊莎贝拉·约克与花之雨」

在依然昏暗的房间里，咱睁开了眼睛。

原来今天是雨天。敲打在窗户上的雨滴啪嗒啪嗒，似乎在催着咱赶紧开窗。风大概也很强。这种天气里，恐怕只有圣人才能早早起床外出。

咱默默祈祷。啊，该死的神啊，求求你了。

给咱定什么罪都没关系，请免去咱的起床之苦。

虽然咱喜欢雨水滴打的声音，但一点也不喜欢冒雨去上学。湿裙子会贴上大腿，鞋袜会沁得斑斑驳驳，头发沾上水了也会耷拉下来，让整个人就像一株残花败柳。

雨日的清晨，最让咱讨厌。如今有了换洗的衣服还好一点，当年贫穷的时候不知道有多麻烦了。忆起往昔，愈发能找出种种理由。果然咱一点也不喜欢下雨。

「……」

为了克服这不时出现的绝望，咱把头重重埋在枕头里试图让自己停止呼吸。

本意是想缓缓的自杀，但果然仅仅如此是不能让呼吸停止的。

要是问咱你到底是想死还是不想死，答案是不想死。

要是问咱你想要世界终结还是继续，答案却是终结。

这样的想法并不矛盾。十多岁的咱，已然知晓自己将与素昧平生的人结婚的命运，并为之绝望。

所以，不想迎来下一个黎明。

每过去一天，都让咱更加接近被摆上货架的命运。每过去一天，都让咱更加接近成为商品。咱已经理解，自己只是某人的附庸，只

是一件物品。

既然选择了活着，本来应该接受自己的命运，接受对自己的交易，废话少说痛快地活下去。

——啊，该死的神啊。

可是这是人类，所做不到的。

所以咱只能无可奈何地与现实抗争。咱甩开枕头，用模糊的双眼环视房间。在这昏暗的房间里，有个人影在摇摇晃晃。虽然没戴眼镜看不太清楚，但咱知道那个人影是谁。那个人影已经穿上了校服，准备好了咱起床后喝的红茶。人影每每摇曳，都伴随着咯吱咯吱的声音。一想到这个声音是从哪里出来的，咱波涛汹涌的心境就开始平静下来。

薇鸥莱特·艾娲嘉登。

咱的侍女，在咯吱咯吱作响。

准确地说，是她的义手在咯吱作响。咱不知道她是为何失去双手的，但咱知道她失去了双手，只能装上这样的机械生活。

明明是个如此文静的少女，机械的部分却怎么也安静不下来，总是这样咯吱咯吱的响着。

但对咱来说，这机械与人性的调和，却是她的可爱之处。

「您醒了吗」

咱的侍女走到了床前，看着咱的双眼里微微透着一丝担心。

昨天咱的哮喘又发作了，一直咳到半夜。

一直在想睡与无法入睡之间挣扎的咱，现在能够醒过来说明昨晚最后还是睡着了吧。

问她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她回答说『我轻拍您背的时候听到您开始打鼾』。

跟她说咱们都睡眠不足吧，她回复说『睡眠量足够活动了』。

机械的回答，简直不像在和人说话。

咱的这个侍女，大概、十分、相当、非常，奇怪。

她本来也不是侍女，而是南国的邮递公司的一个自动笔记人偶，是个职业女性。

不过首先那双义手就充满了谜团。

从内到外，全身心都像个人偶。

金色的发丝掩不住她那碧翠的眼瞳，就像魅惑的宝石让黑夜也掩饰不住光辉。肤如凝脂，声若莺啼，身体每一个器官都仿佛是一件件端庄的艺术品。同是少女，对她的美貌咱唯有艳羡不已。

「薇鸥莱特」

她是咱一生中仅有的，值得咱倾注热情的两个人之一。

另一个人是咱妹妹。她永远占据在咱心中。

「再一起睡一会儿吧……？」

咱牵起她的手，用力想把她拉进被窝。然而看似柔弱的她却纹丝不动。该怎么说呢，她的力量之大，难以用肌肉来解释。

「已经早上了」

这个侍女，一点也不理解迷路世间，只能流连床头的孩子的忧伤心境。

「……就说咱身体不舒服，咱们俩一起请假吧！」

「您身体不舒服吗？」

咱从小就像没人爱的野花一样被风吹雨打，如今能得到她的悉心护理，早就恢复健康了。

「……为了获得起床的勇气，想和你一起在被窝里睡一会儿」

「……为了获得起床的勇气，需要采取增强睡意的行动吗？」

带着一副一点也不能理解的表情，薇鸥莱特一把掀开了咱的被窝。

「非常抱歉，小姐。因为不允许迟到」

她无视还穿着睡衣的咱的悲鸣贴近了咱，用迅速而流畅的动作把手伸向了咱的大腿和背后，一把抱起了咱。既然咱没有起床的勇气，那就物理的强制让咱起来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

「……呜」

薇鸥莱特不理解自己是多么富有魅力。能让你这样绚丽的人儿公主抱，就算是已经对世界死心的少女，也会放弃赴死的念头活泼的生活下去。

「……薇鸥莱特、薇鸥莱特！」

为了能多享受一分一秒与你一起的时光，咱起床了。

「是」

「放、放下咱……」

就像蚊子一样绵绵的声音。没想到咱竟然能发出这样的声音。近在咫尺的薇鸥莱特盯着咱的脸。不行，太、太近了。不要看咱这张刚刚睡醒的脸！

「放下您的话，您会逃跑的，小姐」

咱害羞地用双手捂住了眼睛。

「…………就是因为你总是做，这种事情……才会被大家叫骑士公主的」

咱拼命地挣扎着，薇鸥莱特却不为所动，就这样像王子一般抱着咱来到了洗面台。

建筑在山上的这所学园，毋庸置疑是一座只有女人的花园。

在这里就读的，不是毕业后会像咱一样被当成商品出卖给买家的少女，就是毕业后已经确定前程的少女。除此之外的女性只有教师和员工，再就是可以在入学后陪读一段时间的侍女。

咱与薇鸥莱特虽然有着各种内情，但至少表面上是主人和侍女的关系。

其实，她是为了让咱这个粗野的少女成为淑女而聘请的家庭教师。因此她只是咱有期限的侍女，早晚会从咱面前消失。

最近，咱开始在意她消失的期限，积极创造与她共处的机会。不知道她发现了没有。咱就像想要跟母猫嬉闹的小猫一样，时而与她亲热，时而与她依偎。虽然她并不喜欢被人触摸，但并不拒绝咱的接触，这大概就是她的温柔吧。

这一天，卡着上课铃声上学的咱和薇鸥莱特，一到学校就发现气氛和平常不一样。该怎么说才好呢，大家都显得很开心，或者说大家都兴高采烈……咱观察力还是比较好的，一眼就发现了这个异常的情况。

可是因为咱和薇鸥莱特以外的人没有任何交流，所以一直到放学后才明白大家这个谜一样的兴奋从何而来。

「……看呐，薇鸥莱特。有男人」

在学园唯一的校门前，好几台马车排成了一排。

有驾马车的男人。还有从马车上下来，对等在学园门口的女生挥手的男人。不知道是她们的爸爸还是哥哥，总之是跟她们很亲的男人。

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，咱们歪着头想着。入学的时候，咱接受过学园的说明。能进入这里的男性，或者是血亲，或者是将来的婚约者。除此之外能进来的只有女人。绝对不会让没有关系的男人进来。

虽然咱是搞不太明白，不过对少女这种商品来说，一夜情或者与身份不符的恋爱，似乎会造成商品价值的下降，所以需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仔细管理。大概是这么一回事吧。

那么少女之间的爱情是没关系的吗？

咱时常会有这样的疑惑。

「真的呢……好奇怪。发生……什么事情了吗？我去打听一下，请您在这里稍等片刻。不知道这事情会不会给小姐您带来危险，所以我必须去掌握情况」

「唉，没关系啦。要去的话咱去」

「明明我才是侍女，让小姐去打听会很奇怪」

「不行不行，怎么能让你去」

「为什么不行？」

「万一马车的车夫喜欢上你了可要怎么办。你的声音那么好听，一句话就能让人动情。你现在是属于咱的，绝对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待在这别动，咱不想让别人看见你」

「……在下驽钝，有时候完全不能理解小姐您在说什么」

总之你就待在这。说完，咱一路小跑到校门前。通往这所学园的路只有一条。因此马车排成了一条长龙，蔚为壮观。

找了一个看上去很无聊地在抽烟的车夫，咱问道：

「打扰您一下，能请问您一个问题吗？」

这时的咱，已经跟薇鸥莱特学习了淑女应有的礼节和仪姿，对他做了个连自己都恨不得表扬自己的 <sup>curtsy</sup> 屈膝礼。车夫急忙把烟卷藏到背后，站直了身子。

「什、什么问题……呃，小姐」

这是什么车队啊。他回答了咱。于是咱立刻折返回去，回到按咱吩咐等待着咱的薇鸥莱特身边。一开始是文文静静地走着，途中就不由得加快了脚步，到最后是飞奔着跳入了薇鸥莱特的怀中。已经习惯了的薇鸥莱特，早早张开双手做好了拥抱咱的准备。

「……」

「小姐」

「……什么？」

「所以，那个车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」

咱享受着她的拥抱，把原本的目的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「哦，说是有什么庙会」

「庙会……」

「山脚下不是有个小镇吗？那里今天有个当地的节庆。戏班子啊，杂技团啊，说是会有这些活动」

原则上，一旦进入了这座学园，到毕业为止都会被关在这里。

但是这样一来，就连自己的家人和未婚夫都见不到了。所以，

制度上也设定了允许学生和自己心爱的亲人见面的日子。

这是和咱没关系的事情。因为根本不会有来见咱。

「……」

可是，咱发现了。

「那么我们回去吧。虽然您说您身体已经好了，但偶尔还是有些咳嗽，今天要好好休息……」

要是错过了今天。

「……小姐，您怎么了？」

咱的人生中，大概再也没有逛庙会的机会了。

「薇鸥莱特」

而且，虽然只是人生的一转瞬，但现在咱身边有位可怜可爱的侍女。

要是能跟她一起逛庙会，这一定，能成为咱一生难忘的回忆。

「听咱说啊，薇鸥莱特」

不管发生什么，都能回忆起。

「薇鸥莱特，今天咱们可以休息一下吧」

都能回忆起那天的喜悦。

这么一想，咱就彻底抛弃了忍着不去的这个选项。

「嗯……虽然小姐需要预习和复习学业，不过比起疲劳作战，还是休养充分的状态下能够取得更好的战果」

「别说得这么可怕嘛。总之，咱今天可以自由活动对吧」

「对…的」

薇鸥莱特似乎发现有什么不对了。咱得意地笑着，说道：

「庙会，咱们一起去吧」

咱握起拳头，摆出一副说服他人的姿势。

「虽然说只有亲属申请过的学生才准许外出，不过有这么多学生都出去了的话，管理的老师也搞不清楚了吧！」

薇鸥莱特一言不发。

「……」

「瞧，就像别人那样，出去到这长长的车队里找自己的亲人，门卫是不会过问的。然后就这样从旁边溜出去，钻到树丛里的话就没有人能发现咱们了。到山脚下的路就这一条，只要沿路走下去就能简单的逃出去了」

「……」

薇鸥莱特一言不发。

「问题是钱呢。咱手上一分钱也没有。不过就算只是去看看也很开心吧……呐，去吧去吧？咱一直都那么用功，明天学校本来也放假，而且你也马上……要回去做原来的工作了。就今天一天，咱们都……休息一下吧！」

薇鸥莱特。

「……不要做什么主人和侍女。就当是两个女孩子，一起出去玩……不也挺好吗？」

一言不发。

从和薇鸥莱特一起生活的经历中，咱学到了一件事情。她沉默的时候，多半是在思考对方所说的话语。她不会立刻回应，而是首先在大脑里分析清楚，等捋顺思路了才会条理清晰地反驳。这就是薇鸥莱特。

本来以为她一言不发的时间如此之长，接下来回复的反驳也会

相当长。可是薇鸥莱特再三看了几眼校门和咱之后，从包里取出一个小袋子，并没有对咱说教，而是像说悄悄话一样轻声对咱说：

「能回趟房间的话，还能再多拿一点。手头只带了这么多」

袋子里装的是硬币。掂量了一下，大概是发生什么意外的时候，足以应急的钱数。

「可是只要回去一趟，就有被宿舍阿姨看见的风险。虽然到时候可以从窗户翻出来，不过最安全的办法还是直接下山，不要回宿舍被阿姨看见」

金发碧眼的少女，用她翡翠般的眼瞳认真地看着咱说。

「您意下如何，小姐」

咱不由得张大了嘴巴。

没想到，那个人偶一般规矩的薇鸥莱特·艾娲嘉登居然会答应跟咱一起溜出学园。咱惊讶地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好尴尬地笑着：

「……唉，嘿嘿嘿」

但是心里却是暖流滚滚。这奔流的心潮，不知是对她的爱恋，还是同她的友情。总之，这种种感情都是这么可亲可爱，它们全部，都荡漾在咱心间。

「原来，薇鸥莱特也想去……逛庙会啊」

「小姐您确实需要休息。而且，这几个月来我学习到了，小姐需要的休息和我的休息是不一样的。」

「这算什么……」

「仅仅让您身体得到放松是不够的，而是……需要做些能够让小姐『开心』的事情，这样才能让小姐不再咳嗽。而逛庙会，一定是一件能让小姐『开心』的事情吧」

「当然啦……唔」

那我们走吧，说着薇鸥莱特握住了咱的手，就好像是在  
请咱跳舞一般。咱当然也紧紧握住了她的手。

「虽然我不擅长这种工作，不过我会竭尽全力。保护和指导小姐的学校生活是我这次的任务。所以，为了小姐的健康，这次特别……」

「竟然能让薇鸥莱特和咱一起出去玩！今天真是个好日子！」

「……这是您精神层面的疗养，不是出去玩……」

「快说一起出去玩！」

「…………出去玩」

咱知道的。这个人偶意外的不怎么强硬，逼她一下就会改口。

溜出校门，躲进树林里，在漫山绿叶的簇拥之中，咱们逃出了这深山里的学园。咱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，一边走一边咯咯地笑着。

哪里都去不了的咱，今天可以去别的地方。

仅仅只是去山下的小镇。仅仅如此而已。

但仅仅如此。

「该怎么说呢，好像已经很开心了。仅仅只是在外面走着就开心」

「小姐，我们连小镇的影子都还没看见，真的只是在山里走着而已」

「咱可开心了。因为接下来能跟你一起逛庙会呢」

「是的」

「一想到这个……这个就让咱好开心好开心！」

「……好吧」  
一路，咱都笑个不停。

当咱们走到山脚下的小镇上的时候，夕阳已经开始沉入地平线了。

但这夕日火红的暮光，却让庙会的气氛更加火热。刚刚下班的工人们在热闹地吃吃喝喝，唱着咱从没听过的流行歌曲。小孩子们都戴着花冠，到处跑跑跳跳。

结束了一天的辛勤工作与学习，人们都聚集在了这里，想要享受庙会的热情。这种集体感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刚想问问这是个什么节庆，就看到街头的牌子上写着，花祭<sup>1</sup>。

学园里的蔷薇开始争芳斗艳的这段时间，确实是个赏花的好时节。

「二位小姐，请留步」

突然，被人搭了话。咱和薇鸥莱特一惊，不由得停下了脚步。

一个抱着大大的花篮的老爷爷正在对咱们招手。虽然咱们没做什么坏事，不过毕竟是没有得到许可偷偷跑出来的，果然有点心虚。

「请问，有什么事情吗」

「二位是山上在那个学园就读的小姐吗？」

「是的」

「这是我们镇上给各位小姐送的礼物……看看想要哪个？感谢

---

<sup>1</sup> 译者注：花祭り在日语里通常指四月八日的佛诞（浴佛会）。不过考虑到《紫罗兰永恒花园》的背景，翻译尽量规避与佛教直接相关的词汇。

各位每年光顾，我们想给你们敬赠花冠」

咱们俩对望了一眼。

虽然实际情况是大户人家把女儿送到这个监狱里看管起来，不过对于山下小镇上的人来说，咱们都是出手阔绰的大金主。

比起说些有的没的，可能还是主动接受比较好。

「花冠有各种种类喔，我觉得玫瑰比较配二位小姐，瞧，黄玫瑰和红玫瑰，请选你们喜欢的」

「小姐，您想要哪一个？」

「这个有红玫瑰的吧……啊，薇鸥莱特你一定要选这个，有紫色的花哦。老爷爷，这个是紫罗兰<sup>2</sup>吗？」

那可真是个可爱的花冠，都不好意思让他免费送咱们。不过，除了咱们俩以外的其他大小姐们，今天都会在这里好好消费。稍微领领情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吧。

咱把自己给薇鸥莱特选的花冠戴在了她头上，然后一直直勾勾地望着她那一头金发。看着看着，突然一把解开了她的发箍。

「小姐，您为什么要……是想把我的头发卖掉吗？」

「早就说过不会啦。咱是在想这样更搭一些。这里不是没有镜子嘛，只能咱帮你看啦。所以咱的花冠配不配啊，会不会很奇怪？」

这次轮到薇鸥莱特来给咱戴花冠了。她看上去似乎在思索着什么，也是一直盯着咱看。

「小姐还是就这样扎着辫子比较可爱」

「唉，啊谢，谢谢」

---

<sup>2</sup> 译者注：原文是堇（堇菜花），日语里也指紫罗兰（颜色）。

让薇鸥莱特说咱可爱了。

咱害羞的低下了头。

地面上满是花瓣，不愧是花祭。

「……我们，真的，就像一对少女一样」

望着色彩斑斓的瓷砖铺就的马路，薇鸥莱特喃喃说道。

她偶尔也会像这样，不知道在对谁喃喃细语。咱抬起头说道：

「咱们实际上就是啊。咱们不都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吗」

「……是的」

「薇鸥莱特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啊」

「是……」

没有听清。

大概是看到咱诧异的脸色，薇鸥莱特把自己本来想说的，遣词造句换成了别的说法吧。

「…………我是，主人的物品」

「咦，物品……？主人……咱？你是说跟你签约的顾客？」

不是，薇鸥莱特摇了摇头。

「我是我主人拥有的……物品。迄今为止，从来没有感觉自己是个少女。不论走到哪里」

就像咱不爱说自己的出身一样，薇鸥莱特也很少言及自己的往事。

「不论怎么追问，都不会改变。我从来没有想到过，自己会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。所以有些感慨……大概只要活下去，漫漫人生总会遇到像这样意外的事情吧」

「……这样啊」

漫漫人生什么的，你不才十几岁吗。

你难道以为自己的人生不过只有这么短吗。

「…………不过，你确实是少女啊」

这个人偶，和咱一样有着些许危险的地方。咱已经就注意到了。  
隐隐，发觉到了。

呐，薇鸥莱特。

为什么你总是在抚摸那绿宝石胸针？

呐，薇鸥莱特。

你上次望着教堂的彩玻璃，喃喃呼唤的那个名字，他是谁啊？

呐，薇鸥莱特。

为什么你满是伤痕。是谁让你受伤。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变成这样。

呐，薇鸥莱特。

你有，喜欢的人吧。

就算是咱，每天望着这样的你，也能明白这一点。

咱不知道有多么羡慕那个主人，又不知道有多么讨厌他。

能让面前的女孩如此痴痴思慕的这个家伙，如今又在哪里做着什么呢。

沿路到处都可以看见咱们学园的学生。大多数人都有监护人或者未婚夫陪同，但也有不少例外。大家都戴着花冠。

「她们也是走下山来的吗？」

「恐怕不是吧……大概是事先租了马车，让马车到学园来接她们下山的。就连我们都能混出来，没有人陪同<sup>Escort</sup>的女生坐进马车大概是不会被发现的」

「啊……原来如此，你真聪明」

来年咱们也这样吧……差一点就说出口了。

来年，薇鸥莱特就不在这里了。

「……」

「待会要是还租的到，我们也坐马车回去吧。明明是出来休息，却累得动弹不得可不行」

「……嗯」

咱想要强颜欢笑，但声音却掩饰不住低沉下去的内心。

但注意到薇鸥莱特关切的视线，咱又急忙装出一副开心的样子。好不容易她答应陪咱出来玩，怎么能反而让她为咱操心。

「呐，咱们去玩什么？先看什么？」

「谨遵小姐意愿」

「这怎么行，要去咱们都喜欢的地方」

结果，咱们真的好好玩了一晚上。

让好吃的东西塞满了嘴巴，被杂技团的表演惊掉了下巴。伴着音乐和大家一起翩翩起舞，但却早就把舞步忘得一干二净，只是牵着她的手转圈圈。

跳舞的时候，大概，世界停止了一秒钟。

一定有过，那一秒。

只此一瞬。

在旋转的世界中，伴着漫天飞舞的花瓣，她笑了。

她微笑了。

『一个笑容，怎么可能让时光停止』

要是过去的咱，一定会这么说。但现在的咱不会。

因为，微笑的那个人儿，是薇鸥莱特·艾娲嘉登。

一贯面无表情的伊人。

或许偶尔能够感受到一点点感情变化，但像这样微笑，还是咱第一次见到。

她和咱一起，两个人，在人山人海中跳着舞。

一瞬，她笑了。

这可不得了。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她笑了起来呢。

难不成是因为咱？

也可能只是被庙会的哪个场面触动了心弦。

但要是她和咱一样，是因为某种感情涌上心头。

那么，这可是一件，非常。

「呐，薇鸥莱特」

非常，非常。

「是」

「花祭真棒呢」

非常，美妙的事情。

「……是的，很棒」

咱看着她清澈的瞳仁中映照出的自己。这副景象，也一定映入了她的脑海吧。

能与她如此亲密接近的时光，已经为数不多了。  
要是有镰刀能收割时间，咱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买下来。  
哪怕受世言非难，哪怕与世人为敌。  
只为了这一刻，能让自己映照在薇鸥莱特的眼中的这一刻。  
而这美好的时光，行将结束。  
啊，怎么能这样。

「薇鸥莱特，呐」

再也，见不到她了。

「是，小姐」

终此一生，再也见不到她了。

因为咱们将生活在两个世界。

神啊，你可真是个讨厌的家伙。

为什么不让咱们活得更简单一点。

比如说，要是咱是个男人，那咱一定会让咱的滚滚心潮脱口而出，倾诉给面前的伊人。

一定会的，一定会大声的、痛快的告诉她。

可是，咱现在。

只能利用同是少女这个身份，竭尽全力也只能勉强向她表白。

「咱，喜欢你」

这已经用尽了咱全部勇气。  
这么不冷不热不即不离的表白，甚至越不过友谊的范畴。  
不致令她困惑，不致令她困扰的中庸之谈。

可是这其实是言不由衷。

「喜欢你」

「嗯」

其实是言意相离。

「要是你也愿意说喜欢咱的话，今天就再棒不过了……」

「……小姐，这可真是一字千金呢」

其实是口是心非。

「……代笔的这么说好吗？话语难道不值得珍惜吗？这是咱想说的，也是咱想听到的」

「是的。可是，现在我就在这里……」

其实不是的。

「在这里与小姐共度良辰美景」

其实不是的。

「与小姐手牵着手，转呀转」

其实不是的。

「转呀转……跳着舞」

还要更加、更加的，爱你。

「小姐找我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总是非常精明呢。因为您太精明了，所以我总是心软答应您……但是，我也不可能满足您的每一个要求，请您理解」

还要更加爱你。非常、非常的爱你。

「是您为我戴上紫罗兰花冠」

爱你。

「您说仅仅是和我一起走在山路上，就能开心」

咱爱你。

「我只是一件物品……我没有办法把一切都告诉小姐，因为我只是物品」

爱你，爱你，多么多么的爱你。

「但是，您却……」

咱爱你，薇鸥莱特。

「把自己的真心，自己的爱意……」

不论谁反对，咱都爱你。

「原原本本、不假辞色地告诉我」

「所以，只要小姐能够满意，小姐的任何要求我都愿意满足」

神啊，求求你，请让时间永远停止在这一瞬间。

那时的咱，以为这就等于爱。

其实，大概，就是如此吧。

她有自己的爱人。但即便如此，她还是尽其所能回报了咱对她的爱意。

她想要满足咱……同样是一个女孩子的咱。

多么想让时光再也不会流淌。

停止在这一瞬间。

「……嗯，那满足咱」

她感受到了，咱对她的爱。

想让时光，永远停止。

永远停止在这一瞬间。

咱不知道想过多少次。既然早晚要分手。

既然在不久的将来就再也无法相见。

那至少。比起让你困扰，咱更想。

让自己成为能让你喜欢的人，直到别离的那一天。

「到最后为止，满足咱更多、更多的……心愿」

「好的」

这也算是，一种爱吧。

这一天，一定会成为咱一生难忘的回忆。在咱漫漫人生中，一次又一次的忆起。



在依然昏暗的房间里，咱睁开了眼睛。

原来今天是雨天。敲打在窗户上的雨滴啪嗒啪嗒，似乎在催着咱赶紧开窗。风大概也很强。这种天气里，恐怕只有圣人才能早早起床外出。

咱默默祈祷。啊，该死的神啊，求求你了。

给咱定什么罪都没关系，请免去咱的起床之苦。

虽然咱喜欢雨水滴打的声音，但一点也不喜欢冒雨去教堂。湿裙子会贴上大腿，面纱会沁得斑斑驳驳，头发沾上水了也会耷拉下来，让整个人就像一株残花败柳。

雨日的清晨，最让咱讨厌。今天又是雨天，这有多么嘲讽。忆起往昔，愈发能找出种种理由。果然咱一点也不喜欢下雨。

「……」

为了克服这不时出现的绝望，咱把头重重埋在枕头里试图让自己停止呼吸。

本意是想缓缓的自杀，但果然仅仅如此是不能让呼吸停止的。

要是问咱你到底是想死还是不想死，答案是不想死。

要是问咱你想要世界终结还是继续，答案却是终结。

这样的想法并不矛盾。因为今天，咱必须梳妆打扮，和一个一面之交几乎素昧平生的男人结婚，并为之绝望。

所以，不想迎来这一个黎明。

过去的每一天，都在让咱更加接近被摆上货架的命运。过去的每一天，都让咱更加接近成为商品。咱已经理解，自己只是某人的附庸，只是一件物品。

咱接受了自己的命运，接受了对自己的交易，一直活到如今。而今天，咱彻底成为了一件商品。所以，再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，只能痛快地活下去。

——啊，该死的神啊。

可是这是人类，所做不到的。

所以咱只能无可奈何地与现实抗争。咱甩开枕头，用模糊的双眼环视房间。

在这昏暗的房间里，看不到那个……摇摇晃晃的人影。

看不到。

看不到那个已经穿上校服，在为咱准备起床后喝的红茶的人影。

看不到那个每每摇曳都伴随着咯吱咯吱的声音的人影。

再也看不到她了，咱的紫罗兰，咱秘密的侍女。

薇鸥莱特·艾娲嘉登。

那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已经远离了咱的人生。

就连校园时光，也已尽皆化为泡影。

和薇鸥莱特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月，比起咱要迎来的婚姻生活，不过是人生中的短短一瞬。

咱到底是怎么了。

咱这样真的好吗。

想问问谁。

但是找不到能问的人。

而且，对我来说也没有别的选项。

## 『姐家』

没有，别的选项了。

咱和买下咱的那个男人的婚礼，举办得十分奢华。不是恭维，是真的，骄奢淫逸。

甚至可以说是场盛大的闹剧。

咱的设定，是个身体娇弱，一直深居闺中不谙世事的小女孩。可咱才不认为参加婚礼的所有人都会相信这个谎言。

哪里会突然冒出个这么方便的继承人。

而且父亲是个好色之徒，这早已广为人知。

所以，真的是场闹剧。

而咱也见到了久违的父亲，这场闹剧的总导演。

跟他说了不到三言两语，然后就再也无话可说。一想到要挽着这个人的手走过花道，咱就直冒鸡皮疙瘩。

要是到他的葬礼才会再见该有多好。可是此后每年至少都会见到几次吧。

值得咱感谢他的事情，恐怕只有这么几件：

为咱配的眼镜。

让王宫的熟人帮咱找的家庭教师。

那个人，就是薇鸥莱特·艾娲嘉登。

还有，大概遵守了跟咱的约定，保护了咱的宝贝。

所以咱要遵守契约。

只要他还遵守契约，咱就不会打破。

这大概就是恶魔的契约吧。

在选择之前，咱已经听到了自己脑海里的声音。

抛弃一切希望，方能迈步向前。

虽然咱穿上了什么婚纱，但是却不能戴眼镜。

所以自己都看不清自己。

而且连新郎的脸都看不清。这几年视力下降的好厉害。

看见咱走路都摇摇摆摆，新郎似乎有些担心。

他比咱要大很多岁，站在一起简直像他女儿。

你没事吧，他一次次问咱。

而每次，咱都对这个模模糊糊的人影说，没事。

看到咱乖乖接受事实，就像失去感情了一样一副安宁的样子，  
他似乎反而有些担心。转而又问咱，你情绪还好吗。

哎呀，没想到是个挺温柔的人。至少把咱当人对待。

明明咱的情绪如何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需要的，不是咱。

不是艾米·巴特利特。

而是伊莎贝拉·约克，名门约克家的血统。

咱是你不惜巨资买下的商品，你根本不需要在意商品的感情。

而且，瞧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
面对安静地表达不满的我，新郎轻声对我说：

「……就算你已经有心上人了，至少现在也别逃走啊」

「我不会逃的……」

啊，怎么是个这么婆婆妈妈的人。

「……结婚以后，你想怎样都行」

「……这可太感谢您了」

「……也请允许我，做我想做的事情」

原来如此。原来你也是商品啊。

你也是被人强迫跟咱结婚的啊。

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这么没本事，那咱的立场不就永远只是笼中小鸟了吗。哎呀哎呀，人生如此灰暗。

「你就没有……心上人吗……？」

「为什么您要这么问」

「只是有一点感伤……要是到你这样的年纪……」

别说了，咱们俩之间根本不需要什么对话，根本不需要在意对方。

瞧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
别说了，大叔。

「要是到你这样的年纪，还不知爱情为何物，那真的太可悲了」  
闭嘴。

「没关系的，我爱过」

会场奏响了赞歌。

女士们先生们，闹剧即将拉开帷幕！

抛弃一切希望，方能迈步向前！

抛弃一切希望，方能迈步向前！

抛弃一切希望，方能迈步向前！

新郎迈步向前了。幸福的新娘挽着父亲的臂膀！

两个骗子伴随着婚礼进行曲踏上了花道！

小丑就要像个小丑，按照台本卖力表演！

态度端正一点！

笑得开心一点！

让你演什么就给我演什么！

你做得到，艾米·巴特利特。

你做得到。

变卖你的一切，然后你就能够得到『永远』。

哪怕前途没有希望，至少你能得到一勺勇气。

这是来自神的，意外的礼物。

不论何时，都能回忆起那一个晚上。

瞧，婚礼上满是鲜花。花瓣就像雨水纷纷扬扬。

五彩缤纷，多么漂亮。就像那天一样。

咱是不会忘记的。

咱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

咱会一次又一次回忆起。

在咱身边的你。

对咱微笑的你。

和咱手牵手翩翩起舞的你。

为咱戴起花冠的你。

就像这场婚礼一样。

不知道你还记得吗。

那天，咱对你说过。

咱对你说过喜欢你。躲在友谊的鸿沟里说的。

可是，其实啊。

薇鸥莱特·艾娲嘉登。

咱爱你。哪怕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份爱意。

